

中國書畫大辭典

(三)

王羲之書扇成

中國書畫大辭典(三)

中國地方志集成

重慶府縣志輯 (12)

民國新修合川縣志 (三)

巴蜀書社 · 鳳凰出版社 · 上海書店

第十二冊目錄

民國新修合川縣志（三）

.....

.....

.....

.....

.....

.....

.....

.....

—

國民

新

修

合

川

縣

志

(三)

民國 · 鄭賢書
民國十年刻本

等修 張森楷
八十三卷

纂

名宦二

趙延之字孟牛，汾州西河縣人。舊志作陝西西河人李翹土主廟碑記治清山西汾州府承天府晉爲國邊治清汾州府汾陽縣西河兩漢爲郡記宋金爲懸空因之魏西河縣屬建州泰寧郡在清山西澤州府陽城縣皆非也今依唐志訂正始辨于此

巴川縣令兼南界軍見下文兵馬使賞紫金魚袋鑄鐘于瑞應山佛祠

宋黃鐸普澤廟碑記引今鑄無存明年南詔異牟尋率兵三道寇蜀因竄擾資瀘間延及縣境延之率兵民襲擊遂破走之論功進合州刺史兼渝合資瀘等州經略巡撫使卒官州人立廟以祀咸通初勅封威烈侯時偁壁山

威烈侯廟宋慶歷三年王昌符知州事爲修復之而囑其軍事推官宣

德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朱永爲之記曰謹按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也

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於能禦大虧

能捍大患率紀祀典以參元功斯所以教民本仁義而敬鬼神也天子建

蕃服而分國寄擇職土而爲民牧非止美士疆職教化而已亦將俾猶

居民之欲主守土之祀焉職方員外郎王

見官師志公之刺是郡也惠以及下明能察微攷攷焉以濟物利俗興廢起墜爲念是郡境水旱不

時公志在恤民勤於祈請州城之西隅有壁山威烈侯廟圖經云唐趙

延之之祠也大歷中任巴川縣令兼鎮南軍兵馬使時資瀘夷賊寇掠

縣境延之領兵襲之以功授合州刺史兼渝合資瀘等州經略巡撫使

史收復合州轉合州刺史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核司空使持節都督

昌州諸軍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乾甯二年建永昌砦于昌州

北龍岡山所屬軍事判官將仕郎前靜南縣令胡密爲之碑記曰

○○○我大守司空京兆公陶唐氏之遠裔漢丞相之後昆簪組相

繼○○○別國史詳備家譜具存布在簡書略不覩縷公少蘊大志長

負○○○翔鶴之工微恥彫蟲之伎薄相時而動臨事不疑懷貫日之

精誠蔚凌雲之氣宇語仁知卽樗里罷說較威猛則烏獲休扛

易明靈所館弗蔽於風雨哉將命舉而新之有市卒白膺趙防等列狀

於官願以眾力葺之公可其請舉意率從羣材四至工役齊作自堂廡

廊廡門樓階級一更舊制凡厥神像竝加粉繪季冬月續用告畢厥構

能助陰兵以夷凶寇忠之效也祈禱必應協于至誠信之昭也宜其受威烈之封爵爲邑民之瞻奉亦不誣矣炎從事於此解秩在期王公以其成績俾炎爲記因摭其事實引爲根據非筆飾也至紹興初加封威濟顯祐額其廟曰普澤廟吏喻俊文修之其子起請黃鐸爲記語具鐸傳後改稱土主廟在州城西北隅明成化中燬于火州官卽其地爲公署祀事遂廢正德十四年知州李相一作相又作繼改建廟于純陽山而自記之語具相傳今存

張乃孚合州志

王翹字巍峩人大歷中應賢良科中第○森楷案賢良科始于漢直言極諫者昭帝始元元年乃從賢良宣帝本始四年又從賢良方正或與文學孝行篤行竝傳或加可稱賢良者于下其傳不一至唐仍爲

否與漢之預選無黜落者不同詳見石林燕語

○森楷案新唐書方鎮表上元元年置興鳳龍節度使改陝華鎣節度觀察使尋改東畿觀察使廣德二年罷則有陝西之名僅四年耳安得

大府中又有鳳翔府隸陝西平鎔判之官未始有名之蘇文忠嘗以賢良爲

近社撰然又無以易之姑仍舊志而辨正如此稍遷合州刺史時有

賊眾犯境翹出討盡破之民以獲安後卒崇祀名宦

張乃孚合州志

韋君靖人不知所以來蜀相傳乾符中兵戈四起君靖集合義士

于渝資瀘合間爲民捍患禦災積功爲榮昌令預平韓秀昇遷普州刺

史收復合州轉合州刺史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核司空使持節都督

史昌州諸軍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乾甯二年建永昌砦于昌州

北龍岡山所屬軍事判官將仕郎前靜南縣令胡密爲之碑記曰

○○○我大守司空京兆公陶唐氏之遠裔漢丞相之後昆簪組相

繼○○○別國史詳備家譜具存布在簡書略不覩縷公少蘊大志長

負○○○翔鶴之工微恥彫蟲之伎薄相時而動臨事不疑懷貫日之

精誠蔚凌雲之氣宇語仁知卽樗里罷說較威猛則烏獲休扛

易明靈所館弗蔽於風雨哉將命舉而新之有市卒白膺趙防等列狀

於官願以眾力葺之公可其請舉意率從羣材四至工役齊作自堂廡

廊廡門樓階級一更舊制凡厥神像竝加粉繪季冬月續用告畢厥構

也屬以乾符之際天下騷然蝗旱相仍兵戈四起公觀茲遐僻人不聊

生足爲祈福之地烏虖若神者生而惠及於人死享廟食德之盛也

生遂合置義兵招安戶口抑強撫弱務織勤農足食足兵以殺去殺泊黃巢侵陷京闕鑾輿興駕幸成都四海波濤三川鼎沸韓秀昇恃亂黔嶽侵軼巴渝公乃統率義旅討除逆黨值秀昇盡拋舟械圍逼郡城公乃詳度機宜上下攔截依山置陳背水布兵兩面夾攻齊心翦撲賊勢大敗我武益揚渝牧田公備錄奏聞□節檢校御史大夫除拜普州刺史適值川帥效逆將臣專征公乃收復合州絕其支蔓恩旨加右散騎常侍除拜合州刺史洎鄭君雄□失律廣漢山行章尚書攻圍當州故府主太尉丞相顧公累降命旨頻招援應公統領精銳二萬餘人虔告著龜申令士卒併破二十七寨殺戮五萬餘人大振威聲上聞偉績特授工部尚書拜當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累加刑部尚書左僕射公以臨郡歲久迺思退居上表陳情詔旨褒獎特許量留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累銜詔命爰剖魚符政茂穎川化光河內邑有倉箱之詠俗多襦袴之謠若市悉登漢相之門其拯緩四方乃如此也每遇良辰美景月夕花朝張絃管以追歡啟盤筵而召倡周旋有禮揖讓無譁尊酒不空坐客常滿王衍之冰壺轉瑩嵇康之玉岫甯頽其禮讓又有如此也至若立功山輕金帛如泥沙憐孤恤老濟弱扶危逆旅如歸遠湊鄭莊之驛游人勤黜棄私黨三軍感德萬眾歸心其威恩刑賞又如此也公以江濤未息雲陣猶橫常願驅脇安置左綱載實倉庾奔衝遂府使牒呼逼邊檄征行然則士馬雖精其如城柵未固何忍大易習坎之義徵王公設險之文乃於景福壬子歲春正月十築當鎮西北維龍岡山建永昌寨茲山也上掩霄靄下抗郊原巖似長雲峯如斷岸巖崿重疊峻道崎嶇一夫荷戈萬人莫上由是火薈草萊相度地形人力子來畚鉢累至連甍比屋萬戶千門高亢濬流□□□煙籠粉堞霞掩朱樓龍吟箭角之飛泉进出深沼滂流崢嶸十二峰周圍二十八里蓋造化之凝結豈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三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四

金湯之比倫況乎糧貯十年兵屯數萬遠邇徵休軍民胥慶耕織無妨徭役不闕可謂一勞永逸有備無虞公又于寨內西翠壁鑿出金仙現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種之好相施□□□廻旋俸以建浮圖盼鐘磬於朝昏喧讚唄於遠近所謂歸依妙門□□□者焉其軍中節級將校等深達機略博識古今皆是公同志兄□□□一心報國戮力從軍咸奉渥恩皆沾爵賞或官崇帶効或□□□或榮授金貂或職兼霜憲雅符際會允屬休明請列署名銜庶不墮勳業云爾密叨依門館累戴恩光學淺文荒紀□□其未盡神愚智拙鑑美事而猶疏輒將鄙俚之辭聊述□□之績將欲煥乎不朽傳之無窮遂成斯文乃鑄貞石大唐乾甯二年歲次己卯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記至清嘉慶廿三年署知縣武威張澍書後云余既於北山搜得韋君靖碑遂查乾隆十五年邑令湖南李德所修縣志云北山唐刺史韋靖於此建城脫去君字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云韋君碑在昌州北山乾甯二年靖南令胡密換又脫靖字靜南之靜謁作靖今通志仍沿其謁其韋君靖碑有云韓秀昇恃亂黔嶽侵軼巴渝公乃統率將士討除逆黨值秀昇盡拋舟械圍逼郡城公乃詳度機宜上下攔截依山置陳背水布兵兩面夾攻齊心翦撲賊勢大敗我武益揚考唐書云中和二年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嶽中與屈行從斷嶽路陳敬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消井路不通乏鹽敬瑄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討之新唐書云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積水寢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謀之秀昇率州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眾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脇止之眾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與碑所載情事符蓋君靖與仁厚相爲犄角以破秀昇也碑又云渝牧田公備錄奏聞□忠節檢校御史大夫除拜普州刺史所云田公指渝州刺史田潤也舊唐書云潤能平劇賊誠信廉能民懷其惠致政歸家甚貧益田牧以戰功奏聞得授普州刺史也碑又云適值川帥效逆將臣專征公乃收復合州絕其支蔓恩旨加右散騎常侍除拜合州刺史所云川帥効逆指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也所云將臣專征指高仁厚也考新唐書云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聞陳敬瑄以高仁厚代已有望言敬

璫諱帝詔師立以本官兼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璫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假卓文指揮應接使共攻成都帝乃下詔削官爵碑又云洎鄭君雄口口失律廣漢山行章尚書攻圍當州考綱目仁厚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關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柵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行軍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眾走諸寨聞之君雄下口當是地名按新唐書云師立投池中君雄斬其首降爲遂州刺史光啟二年仁厚據梓州絕敬璫君雄亦陷漢州敬璫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卽碑所言失律也十國春秋前蜀本傳山行章一名章陳敬璫之亂行章拒高祖於新繁師敗復爲高祖破於廣都後請降隸帳下有戰績乾甯四年授都押牙出鎮黎州卽其人也碑又云故府太尉丞相顧公累降命旨口起應公統領精銳二萬餘人處告著龜申令士卒併破二十七寨殺戮萬餘口人大振威聲上聞授工部尚書拜當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累加刑部尚書左僕射所云顧公指顧彥暉也新唐書云乾甯二年昭宗在石門督顧彥暉王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名宦二

五

攻綿州卽効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闡蓬渠通果龍利八州李茂貞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眾五萬攻彥暉取渝普昌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如碑言當是彥暉告急於君靖爲之出師也然渝昌普三州皆君靖所筦而華洪取之碑所云破七十二寨威聲上聞者當是既失復取之也碑又云然則士馬雖精其如城柵未固思大易習坎之義徵王公設險之文乃於景福王子歲春正月上築當鎮西北維龍崗山建永昌寨按今龍

崗山在縣西北十里其山環拱山脊折敍如龍鱗故名是碑以北山爲

神具八十種之好相卽今之諸佛像是也碑又云人力子來畚锸雲至連費比屋萬戶千門又云築城牆二千餘間建敵樓二百餘所今則渝穢無復遺跡矣碑又云公又於寨內西口口口翠壁鑿出金仙現千手眼之威

又云其軍中節級將校等深達機略博識古今皆是公同志兄口口口

云大足縣志卷三十九名宦二
文集森楷均記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名宦二

六

一心報國戮力從軍咸奉渥恩皆霑爾賞列署名銜庶不墮勳業卽碑下截所刻之一百六十餘人也內有韋君意韋義豐韋君球韋君芝韋君政韋君遷韋君幸韋君貞韋寶銘韋益銘韋迪銘韋寶韋壽韋和銘韋宗銘韋公銘韋公韋延韋彥銘二十二人皆係君靖弟兄子姪碑文兄下口口口當是弟子姪字碑又云密叨列門館累戴恩光學淺文荒紀口口其未盡神愚智拙錄美事而猶疏輒將鄙俚之辭聊述口口之績將欲煥乎不朽傳之無窮遂歲斯文乃鑄貞石是胡密自述其撰文也未云大唐乾甯二年歲次己卯十二月朔十九日辛丑記此碑座龜千載雖著錄於王象之碑目而其文不傳余乃得親至碑下掘堙土洗苔蘚摹搨出之仍爲吾大足有榮昌不得而爭之樂何如耶其碑文由後而前與佗碑不同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大雨燈下書此以賄好古之君子昌州今大足縣治龍崗山在其北故分普合二州地置君靖旣刺合州又兼四州都指揮固合州長官也而舊新各志並不載其姓名更何論名宦之祀也今具錄碑文並張澍書後俾後來者有所攷

潘仁嗣人事孟知祥爲牙將後唐同光末從知祥入蜀甚見信用長興元年知祥同董璋反璋攻取合州以歸知祥二年知祥授仁嗣合州刺史三年召還署馬軍都指揮使閻璋將攻成都遣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調之遇璋兵至與戰于赤水大敗爲璋執歸頃之知祥親執旗鼓大破璋兵走之仁嗣乘間逸還後累官至武定軍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乃孚合州志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飲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招信軍充制置司參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大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理宗紀作淮東提刑副使招信軍屯戍馬以玠時帥舟師渡淮入河津所自有功全師而還至是論功定賞又命玠知濟寧府應天府泗州永康府徐淮水屯戍軍馬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言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

卽戎卽指之爲蠻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治祐二年以使進對過四川宣撫使事于以備招尋兼四川制置同議措置先行後奏仍給金字符黃榜各十以備招尋兼四川總領四年加華文閣待制依舊財賦俄以樞密言玠功多兼四川屯田使自寶慶三年至治祐二年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遂遷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遂遷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

遺謝之遂得播州冉璡冉璞兄弟用其謀徙合州城于釣魚山並築青居大獲雲頂天生十數城以相聯絡語具冉璡傳又屬嘉定俞興閑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大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竇加頸四面然箕謂之蠶恤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迺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喻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至嘉定變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旗戰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溺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迺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七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八

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閏有召命理宗紀賈祐元年五月召余玠赴闈六月四川制置司言玠疾革詔除資政殿學士與敷政恩數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獨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寶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託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宋史本傳

王堅 人治祐十二年以武功大夫收復興元有功轉遼郡團練使寶祐二年四川制置司余晦言合州廣安軍北兵入境王堅曹世雄等戰禦有功詔堅官兩轉餘各補轉官資尋授兼興元都統兼知合州寶

祐末蒙古兵攻蜀自吉平隘至蓬州勢如破竹順慶廣安諸郡無敢抗
頗行者蒙古主憲宗遣降將晉國寶來合州招諭堅不從開慶元年國
續通鑑二月憲宗親率諸軍渡雞爪灘至石子山督戰城下前後攻一
字城鎮東鎮西東新奇勝護國等門登外城殺宋兵甚眾至五月迄不
克以大雷雨停攻二十日六月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聞合州圍急自

重慶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爲蒙古史天澤分軍兩翼順流縱擊
敗還六月蒙古前鋒大將汪德臣元史作汪特格夜選精銳登外城仰攻堅率
兵逆戰德臣不得進單騎大呼曰呂文德援兵敗還矣我來活汝一城
軍民宜早降勿從王堅俱死也言未卒有飛石來幾中之德臣大驚亟
歸因得病死七月憲宗師還至溫湯峽而殂蘇楷案舊志鈞魚城記言憲宗中微風得疾殂重慶志謂因德臣中傷而誤先是堅拒守事聞詔以堅嬰城自保百戰
彌厲節義爲蜀列城之冠賞典宜特優厚及憲宗殂間至鄂憲宗弟呼
必賚聞之卽解圍北歸而聲言直趨臨安賈似道大懼不知所爲會堅

使阮思聽掉急流以憲宗計閻似道意解乃遣宋京請和而論合州解

圍之功加堅甫遠軍節度使依前左領軍衛上將軍興元府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兼知合州節制軍馬進封清水縣開國伯景定元年詔徵
入朝拜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中軍都統制知簡州馬千權興州都統
兼知合州代之四年賈似道忌堅才復出知和州兼管內安撫使五年
三月堅鬱鬱卒賜謚忠壯州人立廟祀之咸淳三年詔賜其廟額曰報忠
子安節累官都統制德祐元年與姚嵩等守常州城破亡死安節猶恙
戰巴顏兵至執至軍前不屈亦死之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宋史理宗紀

續資治通鑑

張珏字君玉陝西鳳州人陝原作隴秦州案鳳州唐置屬山南道五代時同在今甘肅鞏昌府隴西縣治不能領鳳州作隴非也今依歷史地
理志改正作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爲四
川虓將寶祐末元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甯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
降安撫楊大淵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悅運使施擇善死
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日無不

合州縣志卷三十九

九

合州縣志卷三十九

十

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
以馬千代守合三年蒙古圍蓬等路都元帥汪良臣以釣魚山險絕不
可攻請就近築城以拒南師往來從之千不能禦東川都元帥楊大淵
于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大良城亦不踰時而就四年千子餽餉至虎
相山爲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
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
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自全汝楫
失大食平大兵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
兵不得解甲而卧每餉渠竭數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咸淳
二年十二月珏遣其將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大戰城中復
其城森楷案度宗咸淳二年十一月利大東梁城與此微異而較詳城級制史招監軍王世昌等復廣安大捷與此微異而較詳調三
年二月蒙古詔諭釣魚等城有來降者優加賞犒不聽四月平章賽典
赤提兵入壞重慶夾道出合城下珏碇舟斷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
之不克遂引去九月蒙古總帥汪良臣請立砦于母彰德山控扼江南
以當釣魚之衝從之明年改母章德砦爲定遠城武勝山爲武勝軍合
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弊甚
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米再期公私兼足。森楷案宋史度宗紀言咸淳三年以狀言功卽此事也六年二月四川制置司遣將修合州城蒙古以
武勝軍拒之總帥汪惟正臨嘉陵江作柵扼其水道夜懸燈柵間編竹
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南師知有備不敢逼四月
制置司遣都統牛宣與蒙古嚴忠範等戰于嘉定重慶釣魚山馬湖江
皆敗宣爲蒙古所獲三砦遂破蒙古都統使合刺兵掠合州及渠江口
獲戰船五十艘八年改珏制置安撫副築宜勝山城森楷案宜勝當治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驥頭山扼三江口以圖
合匣刺統軍率諸翼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珏不可曰燕菁平
母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驥必顧其後不暇
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
十里焚船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驥城卒不就森楷案度宗紀言珏復
頭二城或先築其一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陞四川制置副
使森楷案端宗紀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

以據險要較此爲詳使作甯遠軍節度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

一 7 —

不得達六月皆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而瀘

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

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絕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日爲之畫

守禦計二年正月遇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

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

砦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舟六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

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

初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宋重慶大肆剽掠軍政不一城中益得

自守宋制置使張珏領重慶之命不得之官留合州以抗北軍遣師復

瀘涪二州北軍尋以不和自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所向俱捷珏旋

遣使訪二王所在時已播遷閬廣號令不達于四川而川中諸將猶爲

宋守獨楊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立忤其僚屬馮巽午等立復合

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

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盡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謂

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獲將士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十一

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砦元乃以哈坦

原作哈
原作蘇里吉思領

東川行樞密使攻合州布哈

原作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

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明年六月張德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

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快快不設備

至是被執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鵝飛爲參政矣早晚可會

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十月萬州破殺

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

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

州降將李從齋李德輝書招降珏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

陽皇華城執守將馬堃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珏遣總管李

議將兵出廣陽一軍皆沒二月大兵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

趙立與制司幕官趙西泰皆自殺布哈至城下營造雲梯鵝車將攻之

珏悉眾出與汪良臣廬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率兵出薰

風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城中

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珏率

兵巷戰不支歸索煩飲左右匿煩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

答其舟欲自沈舟人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

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

元史世祖紀作元帥張德潤以舟

師逃之續通鑑作布哈追舟追之執之送京

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絕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日爲之畫

守禦計二年正月遇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

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

砦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舟六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

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

初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宋重慶大肆剽掠軍政不一城中益得

自守宋制置使張珏領重慶之命不得之官留合州以抗北軍遣師復

瀘涪二州北軍尋以不和自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所向俱捷珏旋

遣使訪二王所在時已播遷閬廣號令不達于四川而川中諸將猶爲

宋守獨楊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立忤其僚屬馮巽午等立復合

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

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盡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謂

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獲將士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十二

予觀宋季叛將如劉整皆萬壽田世顯楊大淵張大悅各以蜀地北降

或爲之獻計取宋宋史以珏列忠義傳言珏十八歲而從軍其守釣魚

城算無遺策人盡用命致憲宗嬰疾而亡

高宗紀布哈施鈔餘山云蒙古主

蒙哥卒於合州城下四川舊志鈔餘山記憲宗爲駁風所震因疾班師至金劍山溫湯城而卒

其守重慶帳下韓忠顯夜開門降珏索駕不得乃載妻子走涪州斧舟欲自沈不得欲躍入水

不得明日元兵追及執之送京師至西安其友諷以死乃解弓弦自經

元李德輝傳曰重慶破珏走涪州自經死德輝薄合州城下呼王立出

降文信國悼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張珏詩序曰珏蜀之健將與岱萬壽

齊名皆降張獨不降瀘州志載明御史羅廷唯劉霖傳曰元兵取重慶

路珏軍潰霽亦被執不屈同珏死難舟中夫忠顯開門降元元必斷珏

路珏既出薰風門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兵潰巷戰復不支安能復夜

歸而索駕而入舟明日而元始追及意者珏固燒將元執之而尙欲用

之信國授命於至元十九年之冬詩序但言其不降而不言其死追逼

之二年之久不死復不降於是假國賓以復讐之號以速其死以著其

與降無異且重慶之破在十五年二月其降者趙安張萬張起巖至珏

則潰走見執元紀以安與珏之降係之十四年二月一似珏既降而重慶尚爲宋守亦失實也萬氏斯同以爲國寶詣闈訴冤正以珏之降與其父同世祖亦輕珏不盡忠於宋夫珏爲宋守土力竭被俘以視獻城導寇之徒相去尚遠珏苟死元史豈得書其降珏果降世祖又豈遠其死惟是依違輾轉坐延歲月而又無文山疊山始終不渝之志節見信於人以至二史矛盾身喪而名卒裂焉嗚呼豈獨珏哉森楷以爲省欽議二史矛盾是也其詞珏無始終不渝之志節見信于人身喪而名卒裂則非也珏求死不得忠義傳明明載之省欽何以獨不見信其在元二年餘猶不死者非不欲也勢不能也文山疊山豈一見執卽死者乎宋史列之忠義傳與張世傑陸秀夫同卷固以全節予之矣何身喪而名裂之有迂儒論事往往于無過中求有過謂是春秋責賢者備之義果尔則人亦何樂爲賢者哉省欽爲人不足道而文學則薄有時名予恐人惑于其說因明辨之

張乃孚合州志森楷靖記

王立人初爲張珏部將咸淳二年與史炤同奉珏命以死士五十斧虎相山城西門入大戰城中遂奪其城

制史炤監軍王世昌等復蒙古汪總制史案宋史度宗繼作緒

安大梁城通鑑從之今依張珏本傳後積戰功累官至都統制祐元年珏遷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以立爲安撫使兼知合州代之立旣任事益嚴守備兵民相爲腹心聲息稍緩卽調兵討捕鄰邑之降北者前後取果州之青居城復遂州境土攻鐵爐城堡詔加賞擢仍留本任景炎二年北兵來攻城圍甚急又值兩秋大旱人民易子而食王命不通已三年餘傳聞重慶叛將獻城張珏被擄州城孤危無援北兵至者日益眾且呼告之曰宋已歸我國矣爾旣無主爲誰守乎城中民愈兜懼知其禍在唇刻然皆協力無異謀也立因出誓眾曰某等荷國厚恩當以死報其如數十萬生靈何言已而泣眾亦泣不可仰顧念憲宗之殂罪在不赦又數與東川行院戰多殺其兵將有深怨終無計以解之則歸家愁蹙不食其家有義妹熊耳夫人者故北營渠帥妻也以俘虜來立召問之則曰妾姓王氏立喜曰作爲吾妹侍我之母待獲尔夫再俾完聚夫人深謝之立遂視之若同乳妹已數年矣至是見立之憂亦慮城破禍及乃正告立曰妹實姓李今成都總帥李德輝妹親兄也若知安撫待我恩禮必盡心上奏親來救此一城人民公謂何如立聞大喜卽令致書德

輝遣僕生楊懈等潛赴成都納款夫人仍附鞋一綯爲信蓋夫人舊爲德輝作鞋有式德輝甚愛之也德輝得書知妹在魚城喜不自勝卽遣使赴關星馳聞奏而先遣懈等歸語立夤夜豎降旗于城上當卽親領兵至城下受降初東川行樞府徵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旣久不能下而聞德輝當來慮害其成功則極言立狃詐不可信恐未必誠降德輝不聽語在德輝傳東府計不行見城有降旗欲遂登城受款而門閉壁堅竟不得入又次日德輝單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兵民望見德輝旗皆歡呼焚香望塵下拜德輝麾圍兵退蒙古汪總帥不可曰我等攻守此城十餘年戰而死者以萬計憲宗皇帝亦因此城致病而崩今此來降攻困致斃方當屠城剖赤上爲先帝雪恥下爲亡卒報仇何遽退也德輝諭慰久之乃解因遂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無驚擾焉旣而東府妬德輝功密奏立久抗王師嘗指斥憲宗宣殺之降臣李諒亦訴立前殺其妻子有其財物詔許殺立籍其家償諒詔未至而安西王已具立降帖本未來上且言東川院臣憤德輝受降之故將誣奏誅立以壞其功樞密院得其奏深以前奏爲非世祖怒曰

卿視人命若戲邪前遣使計殺立久矣悔何可追也會安西王使再至

言未殺立乃詔立入觀命爲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事

鈞魚城記作授使今從續通鑑加號懷遠將軍明年德輝卒立率吏民縗絰拜哭聲震山谷仍發數百人護其喪至興元而還州人爲立李忠宣祠于鈞魚山以熊耳夫人配食及立卒亦壇祀焉清咸豐中進士朱煥論之曰予遊釣魚山山有祠祀余玠張珏諸公竝祀王立予心疑之祀立者以其雖降而能存宋之遺民也夫以存遺民爲可降則厓山移駁民之死亡幾盡矣文山諸人何不屈一已之節以恤瘡痍之眾張珏當渝城攻圍之日生靈詎止數萬能必其城破不遭殘殺乎亦可降以保全之何弗降蓋自古有死無信不立守土者雖時勢萬不可爲亦祇盡心籌戰守之策爲百姓扞蔽濟則斯民之福不濟則率民死難使民皆爲忠義之民於民乎何負惡可降耶且卽謂立爲民降心終可原而旣以城降元俾宋民得不死卽當以身殉宋隨宋祚以俱終如此則元之君臣感立報國之忠愛民之仁愈不忍傷城中之赤子矣立乃復受元官爵噫責立之降立猶有辭責立之不死立何以自解乎予故見立之祀而心疑之

光緒初知州華國英重修忠義祠爲之記曰宋南渡後北兵日益猖獗
泛濫中國莫之敢當郡守王公堅張公珏前後相繼聚秦蜀十餘萬之
眾於此力圖戰守出奇制勝元憲宗括天下精銳浩蕩而前駐蹕龜山
攻圍累月親冒矢石遭敵風敗潰行至溫湯峽而殂計此城始消祐二
年降於景炎三年中間三十餘年以來宋室陵夷中原板蕩而東南半
壁宋祚只餘一線無非恃此一拳中土爲國家恢復之基然則魚城之
存亡豈細故也哉大隄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本不能爲隄之
損益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猶有尺寸之土未沒迨水勢消沮瀨水土
之億萬生靈皆賴此尺寸隄防以免於汨沒之災則安得以尺寸之土
而小之若使國不亡功業竟何如信國公詩已成當時定論是則王張
二公不遺餘力忠心成宋其功實在社稷蓋宋朝之元氣雖傷而歷代
作育之澤猶有存也明宏治初郡人念王張二公福民之功官於朝者
上其事爲立專祠春秋祭祀嘉靖時大詔天下凡遺愛在人鄉評有據
者請入祠奉祀余冉王張五公一時皆崇祀名宦至國朝乾隆十九年
前刺史王采珍來守是邦見廟宇傾頽倡捐重建復從郡人士請推本制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十五

使余公并冉氏弟兄爲五公位顏曰忠義祠此眞見天理之常存人心
之不沒也余下車以來訪民疾苦因屢年水災困苦流離驟難與復敬
謁忠義祠神爲我民祈福登臨間見魚城勝蹟山高千仞峭壁懸巖三
面環江雄疆西控流連賞歎摩挲久之慨然想見古名賢制治經邦之
大略豐功偉烈積久彌光宜乎合人之興思不置也其廟雖屢經前任
培修有前後牆垣無左右廊舍將何以肅祀事而迓神庥因商同州人
士爲捐廉補修功竣之日爲之計日月序位次五公之外從祀者有元
四川總帥李公德輝并元懷遠將軍王立李公於合有再造恩祀之固
宜至王立爲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以之從祀是爲瀆祀神必不享余初
以爲州人之私祀也退而考歟由來明時郡人初爲王張二公請專祠
並未及立後請五公入名宦立亦未與至國朝乾隆三十一年州吏目
陳大文初蒞合陽私請入祠且爲作記吟詩以表其忠後復守是邦始
大文之言堂阜之囚不死仲固留一身以匡天下豈魚城之民旣降立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十六

元年蘭酋奢寅遣其將樊龍率士兵援遼至重慶激所部譁變殺巡撫
徐可求据城反登彥聞之與鄉官董盡倫起義兵討賊登城拒守慷慨
誓師民氣大奮賊遣僞官蔡琛舊人物志作蔡璇說登彥登彥怒殺琛遣盡
倫率兵東下討龍而自任防守事團結兵民扞禦嚴密賊不敢入會榮
昌鄉官劉時俊自保寧領兵轉至合州聲勢聯絡民氣益壯城以獲全
賊平論功遷某官去張乃孚合州志嘉宗重慶府志引朱燮元恢復重慶紀畧劉時俊渝城功罪紀畧
李開源一作開原又作開元字乾生雲南易門人登崇禎三年庚午鄉
薦謁選得四川大足縣知縣數年到任過合州適永里老君山梓潼殿
落成請開源記之今碑尚存文繁不錄及至大足適值縣屬路孔河水
災開源爲申報云看得路孔河一帶連年饑荒又櫻不測掀天怒浪滿
空鐵騎橫來動地轟雷一夜銀河倒瀉美哉輪美哉奠盡付馮夷甯爾
幹甯爾居苦遭河伯抱杼泛泛奔邱阜以忽顛裸體皇皇攜妻孥而亂
竄或夢寐乘波而不覺或昏迷失足以自沈灘隨泉墮哀鴉飛繞於空
林人逐屋流喪大悲嘵於剩址豈黃熊復出襄陵不滅瀆宗白馬未投
瀆決何殊瓠子旣愁家破又痛禾傷浸千百畝所不到之田湧數十年

曾未聞之水田無坦衍傍谿壑者悉惟沙石平鋪民利沃饒依江濱者

俱被波濤酷齧暫栖箇簾千家無舉火之厨乍變桑田四野失操蹄之望崩厓鬼哭空隣夜月之魂殘畛蛙鳴盡灑秋原之淚籲天不應扣關

何由某災異適逢險危可懼斷橋阻路且同山水之遊要墳堆殘幾葬江漁之腹時艱目擊惟希鄭俠繪圖民事心酸那得汲黯矯詔甯惟私室無聊以自足之策兼以公家有必不可已之徵堪憐垂成甯忍待斂

議蠲以省斂未敢侈望於廟堂議緩以示優是所急求於父母有災必記垂史筆者托意於春秋遇事直陳抱杞憂者獻愚於工曹倘職言可采民瘼用舒堪惄拯溺之仁大慰解懸之想地方幸甚時十六年六月也大吏感其誠爲據奏請賑得賜撫恤民以濟灾旅修理泮池城門頗

著聲績擢權合州知州時流賊四擾開源隨宜備禦合人粗安明年賊大至攻城開源眾寡不敢被執不屈死之當時稱其公直方正宏毅有爲不虛也以任大足久返葬大足東門外叢塚間清邑令沈潛爲立神道碑于道周李德更爲作墓碑記然卒莫辨其塚果何在也

張乃孚合州志王德

嘉慶大足縣志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七

合川縣志卷三十九

太

殷春發字潤生夔州府奉節縣人先世出自西域其來中國不知所經始而多與漢姓同則合同而化久矣春發生而魁偉自顧岸然鬚齡好刺擊術馳馬試劍意氣縱橫嘗言大丈夫不能立功絕域亦當驅逐寰中爲國靖亂老死牖下眞庸才也耆老聞此咸相與壯之同治四年髮捻肆擾湖北春發以行伍隸霆軍從征安陸血戰七晝夜奪獲旗幟斬馘無算保賞五品藍翎以外委用七年撥歸夔協充鹽廠營馬甲旋奉調晉省留軍標候差八年補軍標左營額外錄湖北功拔建昌永定營半站汎外委九年遷平番營把總以繼歲邊蠻肇亂特調達字營差遣隨派赴前鋒大小二十二戰身先士卒凌厲無前奏稱其攻堅奪隘功保陞千總光緒元年調補重慶江北汎把總三年拔重慶中營千總以未引見駁回五年仍回江北汎任八年調夔府左營開縣汎把總未久調黔江汎十一年復調回江北汎十七年調補合州汎把總二十一年調回重慶本營候差二十四年大足余蠻子事起布政使王之春奉旨督辦教寨勦撫事宜閻春發名特調隨營差遣從攻魚口坳有破賊功

委解開花礮軍前聽用至永川馬坊橋與余黨遇可二千人喝稱繳械同行文武某皆失色不知所爲春發指揮士卒三面衝擊獲匪十餘人餘均潰逃事聞奏保守備記名先用復委催解軍火購買馬匹護送高司鐸至筠連丁司鐸至邛州唐司鐸至珙縣底洞堡各一次均于二十五年先後交差無誤得由督辦呈請制府飭回合州本任二十九年奉調回營三十二年奉制憲檄三回本任宣統二年裁缺交卸遂買山于東津沱卜宅焉種竹樹桑有終焉之志不復問當世事然舊雨過從引杯看劍每酒酣耳熱輒復高談雄辯旁若無人或叩以用兵之要遜謝不敏固問則曰兩軍相見當自立于不敗之地則一鼓作氣直摧枯拉朽耳否則根本有失顧救無及能不逡巡畏縮爲敵所制耶蓋其閱歷既深故能自道所得如此亦庶幾有勇知方者矣民國三年卒年七十子三開泰字子悌光緒二十九年森楷總理學務開辦師範講習所來從予遊後歷學習團警事務曾充本縣警備隊長

都岱誠榮曉

補遺

秦采前來稿

名宦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鮑校尉，從鮑擊王莽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鮑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崔偉鎮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追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斂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

合川縣志卷四十

二

二

合川縣志卷四十

三

二

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乃貰歆以爲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眾營，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鐸、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鮑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鮑校尉，令往說之。鮑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勸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鮑曰：「大司徒被害時，鮑與其謀，又諫止無遺。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忍小怨。』鮑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鮑。

鮑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彭趣索欲上鮑，見其誠，卽許降。後五日，鮑將輕騎詣彭，顧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送鮑歸鄼。」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卽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上轎，轎歸城。明旦悉其眾出降。拜鮑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鮑淮陽人，後爲少府，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犨葉等十餘城。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邱，自稱楚黎王。略有二縣，董訢起堵鄉，許邯、杏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船，重屯據淯陽，與諸城合從。秋，彭破杏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董訢訴訟，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淯陽。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

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旣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兒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陘、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日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卽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邱，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邱。時田戎擁眾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強，猶爲征南所圍。豈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河，止黎邱。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

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彭以病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踰吉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弟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謙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囉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隗囉守上邦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

合川縣志卷四十一

名宦三

三

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鄼將巡行周宗將蜀救兵到冀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述弇亦相隨而退冀出兵尾擊諸營彭殺爲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築下江嗣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樓立檻柱絕水道結營山一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燒數千艘十二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輪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樑崩燒彭復悉軍順風竝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

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自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鮑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軍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數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移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功毅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諡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嗣焉子遵嗣從封細陽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爲穀陽侯遵永平中爲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祀嗣元初三年坐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祀細陽侯順帝時爲光祿勳祀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釐舍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熙卒子福嗣爲黃門侍郎後漢書本傳臧宮字君彌潁川鄭人也少爲縣亭長游徼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陳卻敵光武即位以爲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帝使大中大夫持節拜宮爲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騎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

合川縣志卷四十二

名宦三

四

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醜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鵠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沈水時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眾降進拔縣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鄉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居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鄧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

合川縣志卷四十一

本傳

五

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雜犯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八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赦無以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勅宮微緩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何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貧人有者殘滅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牛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爲朗陵侯後漢書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旣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問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及攻巴西巴西功曹龔湛延降陳志無此二語據華陽國志補森構案晉州郡志引巴記云分巴郡墾江以上爲巴郡墾江縣以下注云建安六年廢巴西建興十五年復舊而墾江縣爲巴縣治黃氏爲縣舊族則所謂巴西者固猶今縣名括之因種入否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郡旣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溫石與飛抗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